

最好的礼物

知 言

因为疫情的缘故，第一次这么长时间陪在孩子身边。

时间过得真快，去年这个时候，他还在妈妈肚子里。

在见到他之前，我为他写过一篇短文。干了10多年文字工作，最怕的就是写开头。但那个晚上，我坐在电脑前，一段一段的，很快就写完了，是他让我感到了新鲜。

他出生的第一个晚上，哭声大到响彻医院整个楼层，值夜班的小护士来了三四次。那天晚上，我整宿没睡，满脑子想的都是，接下来的每一个晚上可怎么过呀？

可日子就这样在不知不觉中过来了。

我慢慢习惯了他的“坏脾气”，也能立刻从“嘟嘟呀呀”中听懂他的意图。

但仍不得不说的是，我原本并不太喜欢小孩子。

因为他们总是嚎哭、吵闹，纸尿裤要经常想着去换，吃过奶要立刻抱起来去拍，玩过的玩具要时常消毒，就连衣服也保不准会在什么时候蹭上口水和奶渍……

可现在，我成了他的家长，看到他把奶吐到我身上，第一反应就变成了：呀，他好可怜。

成为一名家长的成本很高，但我也得诚实地说：相比那些付出，得到的其实更多。

虽然春分已过，守着他睡觉时，要是不盖上点儿东西，手脚还是会凉。但每到这个时候，他就像我肚子里的蛔虫一样，一个翻身，便搂住了我的胳膊。

他热乎乎的，软软的、小小的，有他抱着，再大的冰山也跟着融化了。

这个世界并不完美，至少没让人们舒服得一塌糊涂：战争、疾病、天灾亦或人祸。当然，更多的烦恼源于自己：跑得快了怕枪打，跑得慢了怕挨刀，既贪心又怕累，三千个需要，一万个想要……

但现在，这一切都不重要了——

我抱着他，看楼下再次出现的车水马龙，他握紧拳头，兴奋而又新奇。除了这件美好的小事儿，什么都不需要被考虑。

村子里的
退役军人服务站

本报记者 申 萍

本报通讯员 刁连星 刘耐岗

走进吴桥县安陵镇北小齐庄村，院内窗明几净，小巷干净利落，大路笔直通畅。北小齐庄村退役军人服务站就坐落在村“两委”院里。“村里有多少名退役军人，生活中有啥困难和诉求，俺们都装在心里。”吴桥县人大代表、村党支部书记兼村退役军人服务站站长齐立勇说，随着服务站的设立，村“两委”班子成员与全村10余名退役军人结对子，关爱退伍军人，助力乡村振兴。

退役军人花名册、7类重点优抚对象名册、光荣牌悬挂明细……这些都是齐立勇和村党支部成员逐户走访收集上来的。“要掌握退役军人的真实情况，不能等着他们上门来，一定要走到他们中间去。”齐立勇坚持上门走访，为他们建档立卡，对退役军人的家庭生活、健康状况等进行走访，邀请县医院大夫上门义诊。每有退役军人回村，齐立勇都邀请他们到服务站聊感受、谈打算，为他们创业就业牵线搭桥。

一张普通的“抚恤优待政策指南”，让退役军人对服务站的暖心举措赞不绝口。卡片上面写明了抚恤金标准，确保他们及时、准确、足额享受到国家抚恤优待政策。71岁的退役老兵齐洪臣说，去年颁发“光荣在党50周年”纪念章时，他正在外地打工，没有及时领到纪念章。齐立勇得知情况后，积极联系相关部门，帮他进行了补领。

“退役不褪色，奋战必有我”是北小齐庄村退役军人共同的心声。在齐立勇的带领下，北小齐庄村退役军人自发组建志愿服务队——疫情防控卡口，他们冲在前面；村里路灯坏了，他们第一时间修好。

近年来，北小齐庄村成了市级文明村，村里建起了互助幸福院……这些都与退役军人志愿服务队分不开。“接下来，我们将以更高标准推动退役军人服务站工作，团结退役军人力量，助力北小齐庄村更高质量发展。”齐立勇说。

在别人眼中一文不值的胶泥，却是金培瑞的心头肉。

这是制作陶印的原材料。金培瑞饭吃到一半就急匆匆去找土的样子，朋友们大多见过——他太喜欢陶印了，以至于闭上眼都能看见一捧又一捧胶泥。

一捧土 一团火 一方印

本报记者 张智超 本报通讯员 张耀胜



▲别人眼中一文不值的胶泥，却是金培瑞的心头肉。



◀挖回来的胶泥并不能直接用于烧制，要经过10多道工序才能成就一方陶印。



黏度大、硬度高、杂质也少，是烧制陶器的主要原料。

金培瑞信心大涨。

泥巴的价值

认识金培瑞的人都知道，别人眼中一文不值的胶泥，却是他的心头肉。

胶泥大多深埋在地下，这些年，只要听说哪里挖坑搞工程，他一准儿立马赶过去。

和他相熟的朋友几乎都有过同样的经历——饭桌上，上一秒还在推杯换盏，下一秒电话声响起，三两句话的工夫，金培瑞就眼里放着光急匆匆跑了出去……

电话里的内容，朋友们不用猜也能想到，“一准儿是哪里发现了胶泥。”

寻找的过程不容易，找到后的一系列工序更难。

挖回来的胶泥并不能直接用于烧制。要晒干、粉碎、浸泡、过

滤，待到水分部分挥发，才能制成“印石”的形状。到这儿也仅仅完成了一半的工序。其后还要再次阴干，直至水分完全挥发，才能下刀刻制，刻好的印坯还要经过烈火的烧制。至此，这一捧运河两岸的土，才算完成了涅槃。

一整套工序下来，至少也得一个多月时间。这些都是金培瑞花了很长时间一点一点琢磨出来的。

在他眼里，制作陶印的过程细致又复杂，丝毫不亚于爱美的女孩

“俺这辈子最大的幸福就是，71岁了，娘还在。”数十年如一日，李秀贞用心照顾着婆婆和叔公公。她说——

“俺最爱听的，就是婆婆叫俺闺女”

本报记者 张智超 本报通讯员 任振宇 摄影报道

黄骅市常郭镇柳林庄村，一座普普通通的农家小院内，71岁的李秀贞和丈夫范景德、儿子儿媳、孙子女一起，围在99岁的婆婆身旁，四世同堂，一家人有说有笑。

这是她嫁到范家的第49年。多年以来，李秀贞用心照顾着这个大家庭，像这样的笑声每天都会从小院里传出。

有娘就是幸福

99岁的李金梅耳聪目明、身体硬朗。在她眼里，儿媳李秀贞就是自己的亲闺女。

李金梅的丈夫去世早，这么多年，一直和儿子儿媳一起住。

平日里，李秀贞总是换着花样做些软烂可口的饭菜。“娘爱吃饺子，所以，这些年俺家每个礼拜最少也要包两回，都成习惯了。”李秀贞说，“俺最大的幸福就是，71岁了，娘还在。”

李秀贞爱睡觉，可婆婆觉却少，每天5点来钟就醒了。为了照顾婆婆，李秀贞也跟着调整了作息。每天一睁眼，她就忙碌起来，照顾婆婆、打扫卫生、洗衣

做饭……这些家务寻常却也琐碎，李秀贞一刻都闲不下来。

盛夏三伏天，她会在傍晚天气凉爽时，扶婆婆到院子里活动活动，乘乘凉；寒冬腊月，她会将炕头烧得暖暖的，让婆婆睡个安稳觉。在她的精心照料下，婆婆不仅身子骨硬朗，精神也很好。“秀贞从没和我红过脸，还说要给我办百岁宴呢！能有这么孝顺的儿媳，我这辈子知足了！”李金梅说。

是长辈就得照顾

李秀贞不仅对婆婆照顾有加，对叔公公同样如此。

李秀贞的叔公公叫范兴岗，年轻时因病双耳失聪，一辈子没结婚。

后来，范兴岗上了年纪，李秀贞就把他接回了家。“叔公公也是长辈。既然是长辈，俺就有义务照顾。”

李秀贞家里有四间房，其中最好的两间留给了婆婆和叔公公。范兴岗耳朵听不见，话也说不清楚，性子还特别急。刚搬到李秀贞家里时，多少有些不太适应，再



李秀贞(后)说:“俺最大的幸福,就是71岁了,娘还在。”

加上不好意思，总是跟自己着急。

李秀贞明白叔公公的心思，“他着急，俺不能急，有啥事慢慢来。”

生活里，李秀贞每每和叔公公交流，都得连比画带猜，一回猜不对就两回，直到老人点头为止。

后来，范兴岗因脑梗导致双目失明、瘫痪在床。由于大小便失

禁，常常弄脏了衣服和被褥，到了冬天，七八条棉裤都不够换，直到后来用上了纸尿裤，李秀贞才稍稍轻松些。

有一次，她去村委会办事，回家后，发现叔公公从炕上掉了下来，“我怕他看不见捧着，出目前，还特意在地上铺了海绵，没想到还是摔了。”

